



讀書錄卷之六

讀陰符經雜言

并序

伊川程子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
窺天道之未至者也間閱其書而錄所得之語
如左

上篇

經曰天道天行五賊天性人心一也天道者元亨利
貞天行者春夏秋冬五賊者仁義禮智信天性者
即天道天行五賊之德具於人心者也人心萃理
氣之靈有作為運用之妙觀天道執天行見五賊

而施行於天囊括宇宙而造化在我皆由此心而已故曰人心機也機之一字又陰符經之至要至要者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總結上兩節而言

機發太過而變怪見機發得宜而萬化定理欲之謂也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稟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者拙巧者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能伏藏能伏藏者九竅之邪不能動其中也不能伏藏者

九竅之邪皆得以汨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目口是也巧者於三要動靜皆不失其宜而能伏藏拙者誠能變拙爲巧而能致力於視聽言之間使皆一出於正則餘邪悉皆退聽而亦可以收伏藏之效矣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機之過也知之脩煉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陰陽生殺消息盈虧理之自然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旣宜

人物乃安盜得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順其理而萬物安矣盜失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逆其理而萬物病矣食其時則百骸理人能利天地自然之利則一身得其養矣動其機則萬化安矣能合天地自然之機則萬化得其宜矣

人知其神之神者貴於耳而好聞其異也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者習於目而不察其理也

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五盜之謂也聖功生神明出知化窮神之事也

盜機在人而莫能見莫能知者蔽於氣稟之偏也君子善用之而逢昌小人不善用之而罹殃微矣深矣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致一也用師十倍其效也三返晝夜致一之精也用師萬倍其效也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無恩之謂也

至樂順理故其性廣大而有餘至淨無染故其性廉

潔而無私生死恩害陰陽相根理之自然

陰符經雜言終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獲福宜也小人之獲福幸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

位與時學易者宜深體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

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人有矜伐者亦勞矣

無形皆是道有形皆是氣氣形而下者也道形而上者也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

程子所謂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洒

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

外慕者內不足

萬物各有定分已不得一毫侵預之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造化亦然

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不是後一以貫之

應事既已理依舊任此元不隨去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

知無極而太極者窮神之事也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敬為百聖傳心之要凡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為敬之義精矣

活潑地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纔到理處便難言滯於言則愈蔽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即無極之妙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人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于此深則外物不能動矣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傳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淺相業有格心之學

則其規模宏遠矣

歷代世變固不可不考然當以明理爲本

春秋謹嚴不止於謹華夷之辨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春秋意在言表

春秋詞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興師以正任帥得人吉之大者

師卦辭最明興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於師

興師之義既正又得丈人爲之主帥在我者先勝矣

征伐其有不克乎

纔說理便無可言者

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理是天地萬物之極至處更復何言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書終於秦誓殆聖人之微意歟

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書豈非衰世之意邪

孟子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舉目而皆物即物而道存

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唯聖人之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意益信程子之言矣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

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爲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

一理一切穿透又不黏帶其妙不可言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

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

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當如是者即是理如春當溫夏當熱秋當涼冬當寒皆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

仁臣當義夫婦當別朋友當信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推之萬物莫不皆然

堯舜之心萬古如見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天地毀則無以見聖人之心

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

本然氣質之性具見於太極圖

天心豫本於吾心豫

凡有形者皆氣無形者皆密

內外合一無纖毫之間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余直不欲妄筮一人前時妄筮人或終日不樂或連

日不樂

事少有處置不得其宜心即不快必皆得宜心乃快

然而足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

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

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理明則心定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一以貫

之只爲理同

天之生物一本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觀太極圖可見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
可以寡過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一只是性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一以心言貫以情言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順理則泰然行之無所窒礙不順理則鑿矣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

所惡有甚於死者人皆有是心也觀小學所載夏侯
令女盧氏竇氏二女之事皆婦人女子非素閑於

禮教者一旦臨利害之際寧就殘毀危迫糜軀之
禍而不肯易其節非所惡有甚於死者能然乎

字雖入制而其理實出於天如一而大爲天二而小

爲地之類可見

中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書其一也

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

水火二字分明乃坎三離三二卦順置之可見
常使有已則不隨俗而變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舍而不求爲忘求之太過爲助長勿忘勿助長

漢文帝嬖鄧通武帝嬖韓嫣哀帝嬖董賢男色之溺
人也如此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
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
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所謂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古人用兵
之術大率類此

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
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旣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
從之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即天命

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

太極即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

統體各具之太極非有二也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

一太極也合仁義禮智言之是統體一太極分仁

義禮智言之是各具一太極

後學不知太極即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求其

說大道障心矣

四書通則太極之理不待講說而明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

丙吉為相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

體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道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萬化常然者理自如此

蟲不得不鳴者理也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

戒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

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爲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

強加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爲一真無用之贅言也

陰陽變易而理常存所謂恒也

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

所謂恒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

從

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

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

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

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漢元帝因京房之言知石顯之奸而卒不能遠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聖賢學性理學其本衆人學詞章學其末

所以爲學者只爲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時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類求工求竒徒弊精神以爲無用其失遠矣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世蘧伯玉二者君子必慎所取焉

君子如玉反復觀之溫潤然世徹無瑕

史稱韓信知高帝畏惡其能乃知高帝欲去信之心久矣雖無陳稀之事殆必不免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討陳稀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一

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
爲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
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
審矣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
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
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
雲物之斑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
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
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

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
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
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
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愛流而爲滛溺仁之過也

物物各具一太極一而二也萬物統體一太極二而
一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
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
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

言言金卷六
察。况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先儒謂曹操之死於分香賣履細碎之事無不區處獨不言禪代之事乃其奸計此固也然觀孫權稱臣於操稱說天命之時操之群臣因是勸曹即真

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觀此一言已以文王自處是以武王待其子也禪代之計蓋昭然已露又豈臨死奸計所能揜哉

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而已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天地無二理古今無二道聖人無二心道體本深遠難言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也

莊子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形容道體之言也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

日循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

濫太真爲劉琨奉檄將命江左其母崔固止之不能得至絕裾而行千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情者猶不覺感愴於心太真乃忍此而行其本心可謂死矣後雖有功惜乎不能揜其失也

取人當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旣失小者無足觀也蓋人之大節莫過於倫理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

小廉何足道哉

古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吳不必
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事了當有
所付授願審其人正謂建儲一事也郭欽以戎狄
居內地非所宜不徒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愚紀
綱頹弛戎狄亂華皆如二子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言敬莫詳於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性外無道率性即道也
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間而不
求實理之所在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理真實無名既曰理夫復何言只是人物之所以然
者便是也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
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爲道矣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
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
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持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
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
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
能振拔矣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功非
至剛不能

敬則立怠則廢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翫蓋莊敬則志以
帥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
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
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
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
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之分
莫切於此

守約者為學之至要

守約則無事矣

守約者心自定

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

所博者是則自得其要所博者非則不能守約矣

約者要也。博而約，一以貫之。

守約則能泛應。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道是總體，義是支節。道如水之源，義則流而為支派者也。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所謂體用一源也。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

小人。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螻蟻之微，或誤戕之，即瞿然心動，乃知惻隱之端非

由外鑠也。

行有不得，皆當反之於己。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大抵人之責人，常重自責，常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己。

待人當寬而有節。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

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
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
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
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卦六畫之上固可倍之以至無窮要不若六畫彌綸
天地之化約而盡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公王道私霸道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伯者則假天理之名以
濟已私耳

漢治分明是霸如高帝爲義帝發喪乃其一端

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猶悍馬處虎常有跋扈屈強
之氣非高祖莫能御也

漢祖御將之術皆以詐而不以誠

知一人之性十人之性百人之性千萬億人之性無
不同也知一物之性十物之性百物之性千萬億
物之性無不同也知人物古今之性無不同則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該貫初無限量之可言矣

漢初猶是戰國之餘習觀其人才可見周勃遣使迎
文帝於代或曰諸將皆習詐用兵此類可見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天矣

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

孔子因道不行於當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矣天子之心萬世如見

漢初之將桀驚中興之將循謹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欲以玄遠求之誤矣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大狹而無以自容矣

人只見已然而不見未然已然者其形也未然者其幾也

慾有水意窒慾如止水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近理者也

氣化真實是一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自十

一月一陽生而爲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爲純陽

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

成一陰而爲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爲純陰之坤

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爲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來者方息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爲方來之氣也程子以是辯釋氏之誕信矣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守不爲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動却自靜中來靜

又自動中來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蒼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爲正二五爲中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

震來虩虩呖言啞啞以安肆失之者衆矣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沉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畧者反此
書稱舜濬哲文明蓋人深則明淺則暗

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
雷也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一是工夫允執厥
中是功效

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其自太
極圖說中來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謂之分
則二者皆自性中來但順則爲善不順則爲惡耳
書雖古而道常新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水與火對金與木對天與地
對先天圖皆奇與偶對推之萬事萬物吉凶是非
君子小人夷狄中國無無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
已

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隱顯分

忤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已私則不勝其小矣
秦誓如有一箇臣斷斷猗止寔能容之此非幾於無
我者不能也

性理之書日益多亦理之自然也蓋理無窮盡故聖
賢之書亦無窮盡雖先聖賢發揮此理極其詳盡
及後聖賢有作亦必有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之書
焉是皆理之自然不能已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
不言

聖賢之書所以然者密也

理無所不有如天地之初都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天
地萬物自能生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而
此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可謂萬物必待有種
而後能生乎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不可偏廢
也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
何也已

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凡卦上三爻應下三爻下三爻應上三爻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入矣

允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已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

知言者其能然乎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皆謂之文

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如一字有一理即是一太極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總之爲好惡二端而已喜怒哀欲四者屬好怒懼屬惡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

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

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歟

人之氣象

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象矣

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

本心所得肆力其間而莫余止者也韓子吾老着
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焉

